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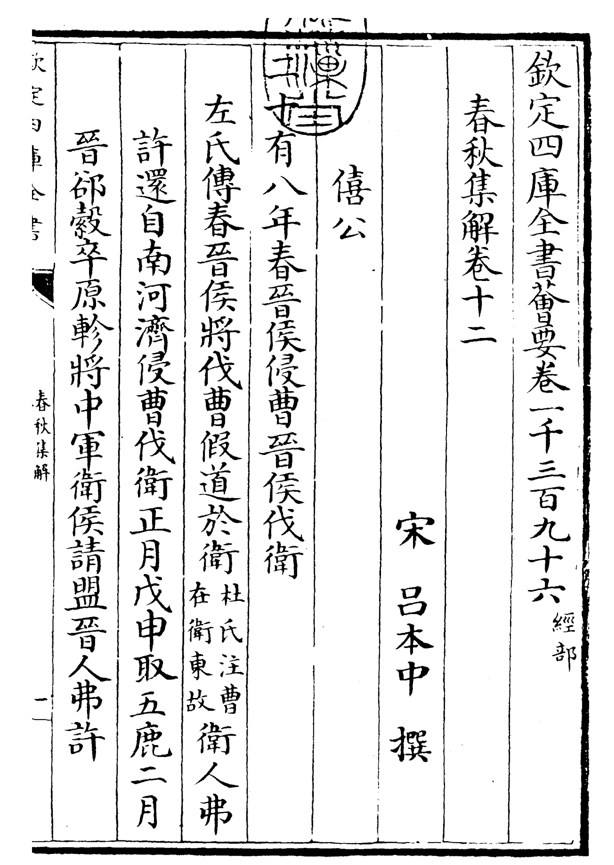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六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二

宋　呂本中　撰

僖公

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氏注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穀梁傳再稱晉侯忌也

蘇氏曰晉文之出也曹衛皆不禮焉

武夷胡氏傳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
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
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
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
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

曹新婚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絶之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之興至於伐楚伐北戎也而後稱

爵而晉文始見即稱爵者事彌速功彌淺矣

呂氏曰侵曹伐衛兩事也既侵曹矣又伐衛也春秋書之如此其詳者見諸侯之放恣也晉侯之害兩國深切著明如此其甚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左氏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説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公羊傳刺之者何殺之也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杜氏注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

陸氏纂例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買則上言晉

人伐衛買不卒戍明不勝而還非其罪也不斥言

無罪申臣禮也凡惡事須書者則避辭言之猶公

夫人奔則曰孫殺大夫曰刺之類是也

蘇氏曰刺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

武夷胡氏傳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

説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呂氏曰戍衛而不卒戍罪也刺之則過矣春秋之世賞罰皆有所為類如此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杜氏注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

陸氏纂例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文故不可重言晉人也

武夷胡氏傳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

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呂氏曰二十八年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為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
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恵不及
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
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
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
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

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収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劉氏意林及楚人戰于城濮當是時晉辟楚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心原情之義也

武夷胡氏傳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髪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

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何惡乎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

衛侯出居於襄牛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武夷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

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奔楚適陳於

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

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

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

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

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唯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荆蠻歸於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蠶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左氏傳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杜氏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五月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
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
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踐土鄭地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高郵孫氏曰齊桓之興始致世子晉文公之霸遂召

天王

武夷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

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襄陵許氏曰鄍子會盟後會也陳侯如會後盟也宋

襄使邾用鄫子而晉文受陳侯霸圖宏矣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劉氏意林踐土之會天子自往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狩

焉

武夷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何必於京師於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於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

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猒盖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

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

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

劉氏傳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為貶殺叔武也

武夷胡氏傳衛侯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

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

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既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草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襄陵許氏曰志入杞之怨釋也歸寧常事不書者也中國有霸則諸侯弛兵而室家緩帶於是族姻之恩始録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故書伯姬二十五年歸杞知伯姬非哀姜出令其來歸蓋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晉

襄陵許氏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絶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

公遣大夫聘之修舊好焉禮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穀無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公作

邾婁子秦人于温

左氏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杜氏注討衛許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杜氏注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

盖主會所次

天王狩（穀作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穀作於）王所

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杜氏注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壬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史闕文

陸氏微旨啖子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惰怠於臣禮若令朝於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温而行朝禮若天子因狩而諸侯得覲然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以為訓乎若原其自嫌之意嘉其尊主之意則晉侯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謂春秋之作原情為

制以誠變禮者也

武夷胡氏傳以尊周而全晉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

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

槖饘焉

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

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争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劉氏傳曷為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此其為不正奈何文公使元咺與

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刖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古者葢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襄陵許氏曰司馬之法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殺叔武執有罪也則何為不得為伯討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傳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

劉氏傳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絶也已絶而復惡也惡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為之主也

諸侯遂圍許

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

穀梁傳遂繼事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

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於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襄陵許氏曰許之能從齊宋而不能從晉者何也案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盖使失其所係如此之難也宋襄之興紹桓遺緒逮晉文時則許既離於中國而

合於蠻夷矣國人一服楚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復曹伯遂會諸侯於許

劉氏意林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武夷胡氏傳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

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吕氏曰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既赦之使歸則遂會諸侯圍許晉文之於諸侯殆以奴之也曹伯不能感激自奮以求合於義而遂委靡不振以死亦君子所鄙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傳春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餽之

朝也

公羊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杜氏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

呂氏曰葛盧附庸之國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公穀並有公字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公作狄泉

左氏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伊川先生解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杜氏注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劉氏傳是稱人皆微者與非微者也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之盟也則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内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於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其餘從同

劉氏意林列國之卿亂王室之禮王子虎不能正也使陪臣盟天子之側此所謂下陵上替也

秋大雨雹

左氏傳為災也

武夷胡氏傳正蒙曰凡隂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

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

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

氣曀霾隂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

者戾氣也隂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

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専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左氏傳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傳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武夷胡氏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厪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罪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高郵孫氏曰公子瑕嘗立為君矣於是殺之猶曰公子者瑕見立於元咺耳非受命於天王傳國於先君者也不曰其君非君也元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元咺立之元咺存則公子瑕存元咺死則公子瑕死咺立之君咺見殺則公子瑕死也

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

之志均故也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晅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衛侯鄭歸于衛

左氏傳解在上文

公羊傳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君入則己出以為不臣也

劉氏意林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内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

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罰惡豈不至明

至察哉向也無國而義可以有國則亦謂之有國

今也得國而義不可以得國則亦謂之無國由是

觀之天子者得天下之義者也非得其位也諸侯

者得一國之義者也非得其勢也得其義雖未有

其位君子謂之得矣失其義雖能專其勢君子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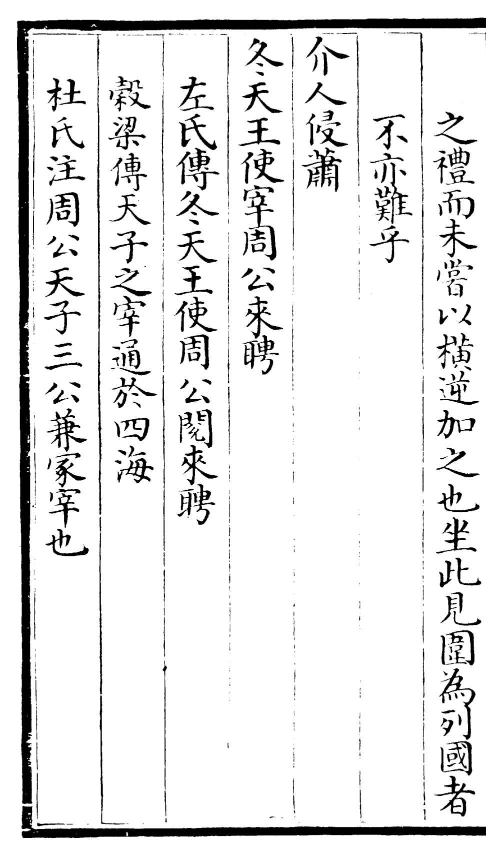
之失矣故曰義重於富仁重於爵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見執於晉則不

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於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茍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見秦伯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武夷胡氏傳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冬天王使周公閲來聘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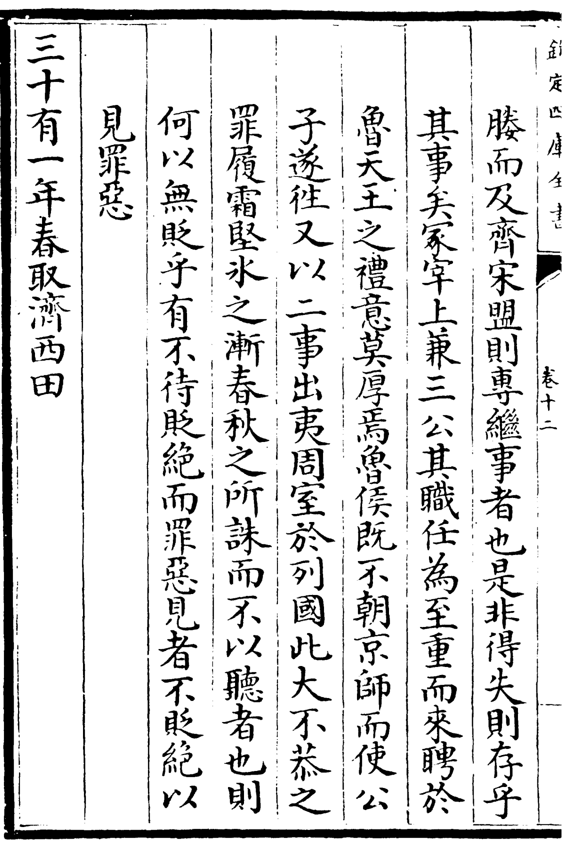
杜氏注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高郵孫氏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義不當使三公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道之衰而諸侯强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

武夷胡氏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



滕而及齊宋盟則専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更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盡曹地也

高郵孫氏曰左氏公羊皆以為晉侯以曹地分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案經書之與汶陽田相等耳無異文也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於是取之

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

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詞其有本是己邑及我之附庸以彼所奪之後却取得當異其文謂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以兵甲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

案此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為合葢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聖人

所書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

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惰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

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耳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

杜氏注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范氏注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啖子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周之三月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凡

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變謂所傷之類）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别以他牛為稷牛可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劉氏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郊用正月上辛郊用正月上辛則曷為卜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吉則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

以建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曷為或言免牲或不言免牲免牲禮也不免牲非禮也免牲何以禮不免牲何以非禮郊者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曷為或言牲或言牛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何以則中禮何以則不中禮夏后氏玄牝商人白牝周人騂牝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猶三望三望者何

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星辰山川曷為祭星辰山川

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

劉氏意林謂猶者可以已之辭何其不知春秋也春

秋貴正貴備安有廢大存小而又教之曰可以已

哉是猶逐其父養其母者而謂之曰可并逐母也

亦誨之孝而已矣王介甫曰不郊矣幸其猶三望

也不告朔矣幸其猶朝於廟也是猶紾其兄之臂

者而曰我且徐之以全吾愛云爾其可乎亦誨之

悌而已矣故以猶為可以已者逐父而養母之説也以猶為愈乎已者紾兄而徐徐之説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以為猶愈乎已者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以為猶愈乎已故非之君子之道致乎其至者也當其必為不曰可以已亦不曰愈乎已

武夷胡氏傳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

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乗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歳事之常有

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
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
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
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於周作賓王家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
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

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殺盖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守分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令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呂氏曰以求婦而來父母之國非禮也故書春秋之書凡以此欲人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自得者惟能自克於義以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千萬人吾往矣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所由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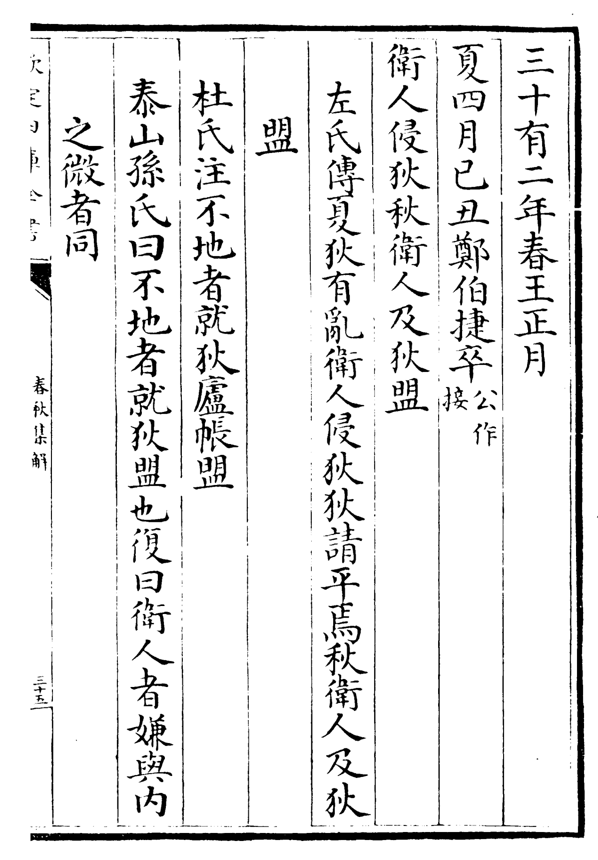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穀作於）

杜氏注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

丘

武夷胡氏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常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常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公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泰山孫氏曰不地者就狄盟也復曰衛人者嫌與內之微者同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范氏注晉自莊公已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何乎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絶則記注之文闕此盖内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事仍本史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傳三十有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春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無師字）于殽癸巳葬晉文公

左氏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

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

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伊川先生解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劉氏傳其謂之秦何盖惡之也秦之所可惡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者也

武夷胡氏傳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殽而經書晉人敗秦師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絰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秦之必斥其罪云何容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非道也夫杞

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弒是而行其流失有不可問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貶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狄侵齊

左氏傳狄侵齊因晉喪也

襄陵許氏曰晉文未暇攘服要荒是以方其霸也則狄已侵齊圍衛使天復假文公以年則必將有討矣

公伐邾（公作邾婁下同）取訾婁（穀作樓公作取叢）秋公子遂帥（公作率）師伐邾

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高郵孫氏曰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又使其臣伐之春

秋一切志之用見天下無王而諸侯横暴侵伐無已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録焉僖公以成風

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

民動衆取人之邑冒是以為孝乎

晉人敗狄于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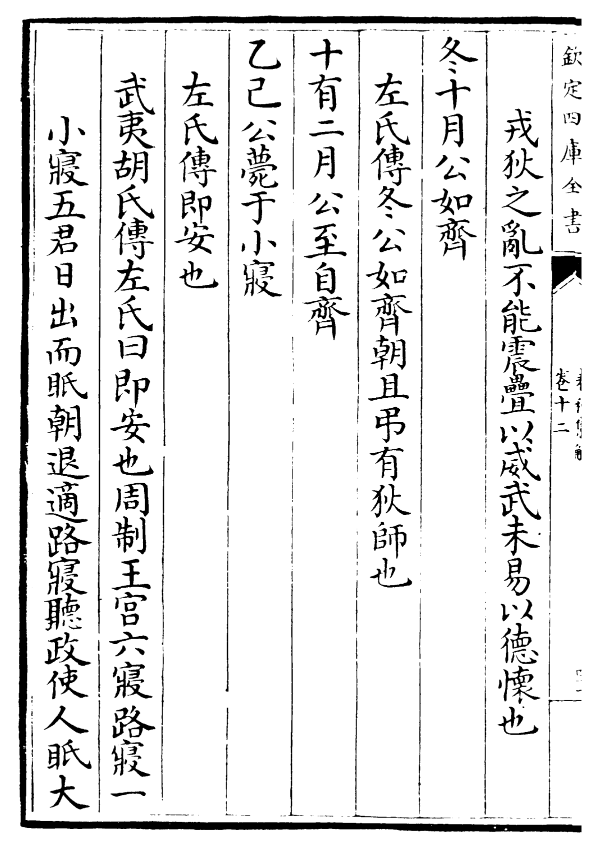
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

獲白狄子

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中

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



戎狄之亂不能震疊以威武未易以德懷也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傳即安也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

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

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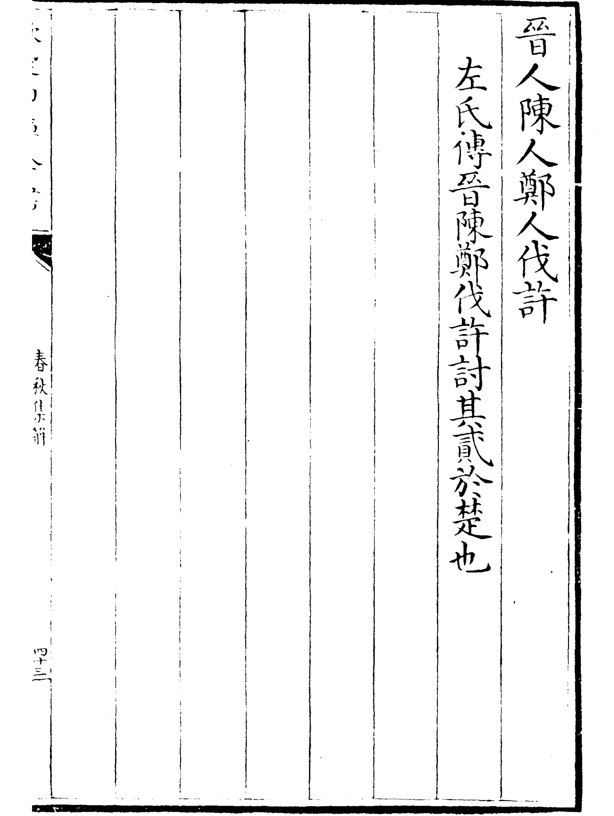
襄陵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曾子之易簀是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作霣）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杜氏注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

襄陵許氏曰僖公寛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將夢之祥卜郊不從者凡以為此天之感變蓋深遠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春秋集解卷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 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九十七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三

宋 呂本中 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名興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恵愛民曰文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緩

杜氏注七月而葬緩

陸氏纂例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

武夷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劉氏權衡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矣喪未畢而命非禮也

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錫命則曷為或書或不書常事不書有非常然後書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謝錫命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高郵孫氏曰天王錫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非禮之甚者也魯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行而使臣以往其為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氏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公穀並作髡

左氏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

享江芉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

何氏注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武夷胡氏傳書世子殺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

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懮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

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咈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知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

顓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
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秦孟明視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
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
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杜氏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伊川先生解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

續

武夷胡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

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宜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

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傳書不時也僖三十三年傳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穀梁傳譏其後也

武夷胡氏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呂氏曰練而用栗主過時而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武夷胡氏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襄陵許氏曰春秋之道抑髙舉下處父云也者君臣辭也以抑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公穀並作垂斂

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襄陵許氏曰元年衛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

患秦楚專養中國罪苟有所委斯受之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武夷胡氏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

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

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杜氏注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

升在閔上

劉氏傳大事者何祫也祫則曷為謂之大事諸侯之

大事也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曰祫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曰

禘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

後祖也此非祖禰也其謂之祖禰何臣子一例也

劉氏意林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太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

武夷胡氏傳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説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

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是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何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

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譏使公子納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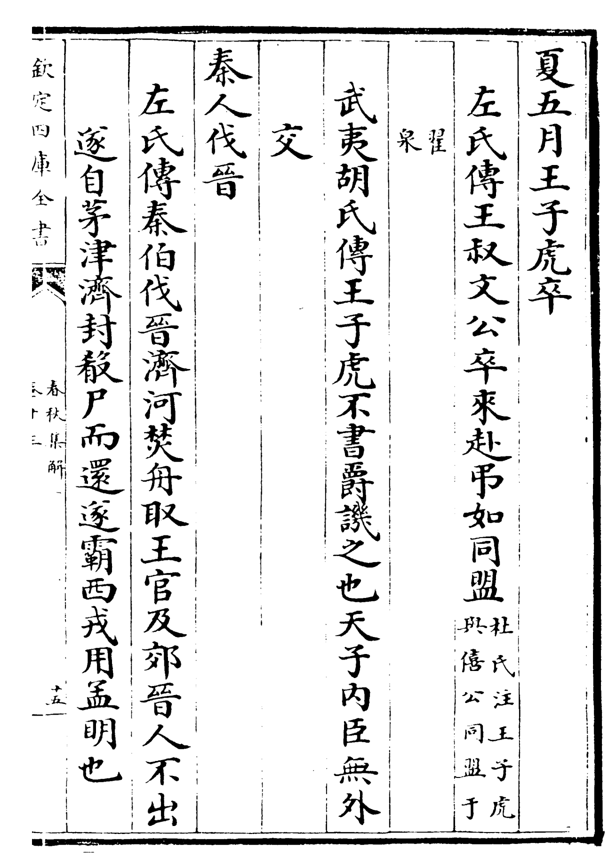
武夷胡氏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

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常山劉氏曰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子而不述其所
以蓋公子公孫於國事皆臣禮而已惟婚姻之禮
則於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俾尊者從事則非順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氏注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襄陵許氏曰内會伐不書帥師始此則外重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杜氏注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

翟泉

武夷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

交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伊川先生解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改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

兵是忍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旼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雨耳歷代有

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陸氏纂例在晉都盟故不言地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

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諉也其為諉奈何

伐楚為救江也

武夷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

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於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魯國有

興則書師師此一國之辭也諸侯侵伐則簡之矣
此天下之辭也中世以後天下崇武大夫尊强卒
乘繁興於是諸侯侵伐書卿帥師且著內輕而外
重强弱相形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
得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杜氏注君小君也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亾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伊川先生解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劉氏意林逆婦姜于齊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于弑强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罪也雖夫人預有罪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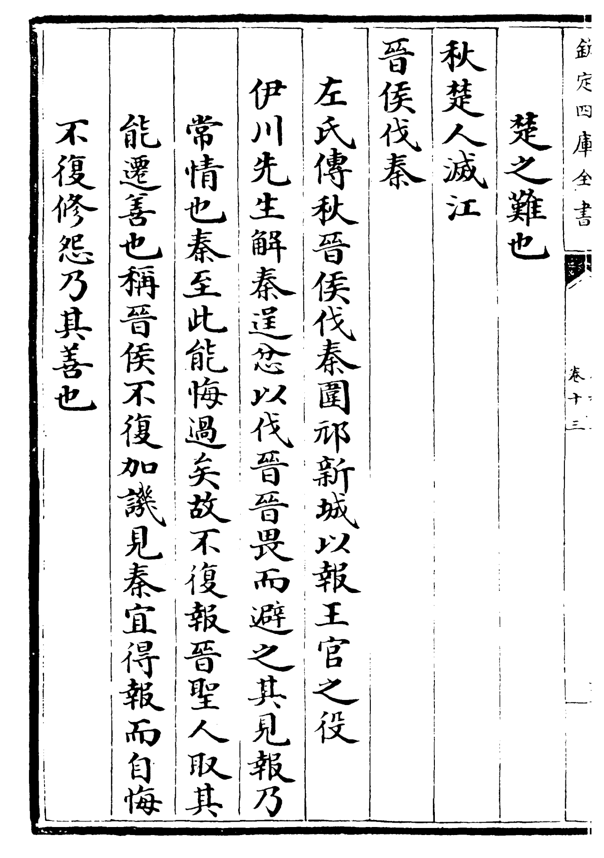
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吾以此觀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于禮也此正始之道也

武夷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

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

襄陵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晉有秦



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伊川先生解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武夷胡氏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敗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

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氏傳冬成風薨

伊川先生解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常山劉氏曰凡魯事之諱者皆由諱而後顯聖人之旨微哉

武夷胡氏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

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葢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

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氏傳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劉氏傳王何以無天言是非天之法也是非天之法者何是始以妾爲嫡也

武夷胡氏傳珠玉含車馬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

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

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王使召毛穀作伯來會葬

左氏傳召昭公來會葬

伊川先生解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一作倫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杜氏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武夷胡氏傳王臣下聘桓公冡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

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旣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賵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襄陵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君之

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唯君所服也此禮之正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
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氏注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葵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

子聘於陳且娶焉

杜氏注行父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公作讙）

左氏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穀作夜）姑出奔狄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狄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
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
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
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
諾謂夜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
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君漏言也

武夷胡氏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户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

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于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禄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襄陵許氏曰處父賢趙盾而不可射姑為國忠謀豈曰黨哉使處父於此從容不言以免為知者是使

國不用賢而用亂人也非蹇蹇匪躬臣道之訓也
傳又罪其改蒐為侵官當襄公時晉政未亂卿師
之重孰能擅改使謀出處父而公行之又何咎焉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何以為民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

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

劉氏傳閏月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為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非正也

武夷胡氏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

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
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
筞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竒於扐以象
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
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
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
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公作邾婁三月甲戌取須句公作朐遂城郚

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

夏四月宋公王榖作壬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芘蔭矣不

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
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
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
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
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

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伊川先生解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

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

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

大夫專廢置君也

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惟此秦敗不書者晉曲甚

故也何者晉使先蔑召公子雍於秦秦為送之晉及背約禦秦師而敗之秦何罪焉故不書秦敗所以甚晉人之惡也

武夷胡氏傳晉秦稱人晉書及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悞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晉先蔑公羊晉先眛以師奔秦

左氏傳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泰山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出

常山劉氏曰杜氏曰不言出在外奔他皆倣此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酆舒且讓之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

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

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注不書所會謂不具公侯及卿大夫

伊川先生解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杜氏注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惟二例耳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秋之法外臣不盟我公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矣

武夷胡氏傳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

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

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

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靈公始立而

失正如此其將無以終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公一穀作莅並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

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前定也

泰山孫氏曰徐不稱人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公有伊字）雒戎盟于暴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

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劉氏傳曷為再言公子遂兩之也

襄陵許氏曰戎醜在雒亂華甚矣稱公子遂兩之也

兩之也者内諸夏而外戎也春秋所謹如此而晉

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旣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

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左氏傳穆伯取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

叔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

焉穆伯為仲逆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使仲

舍之公孫敖反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已氏焉

陸氏纂例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

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並合

禮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

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黄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敖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御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師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

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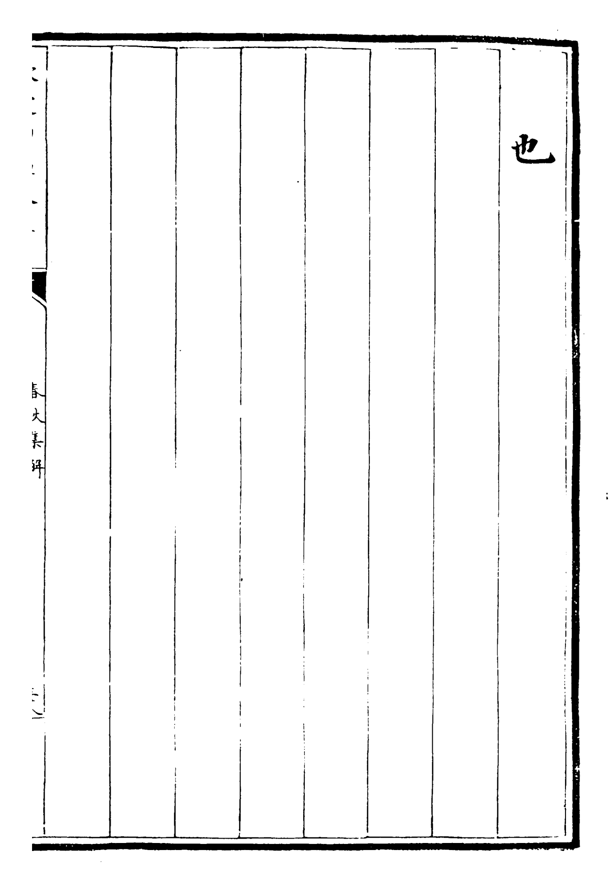
螽公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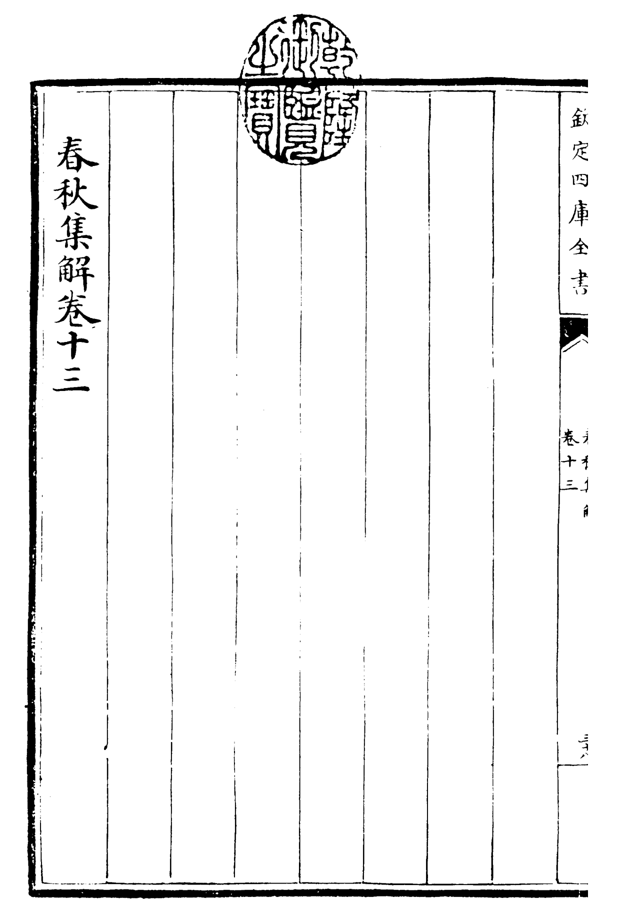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啖子曰内外大夫奔卿則書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凡奔皆惡也有非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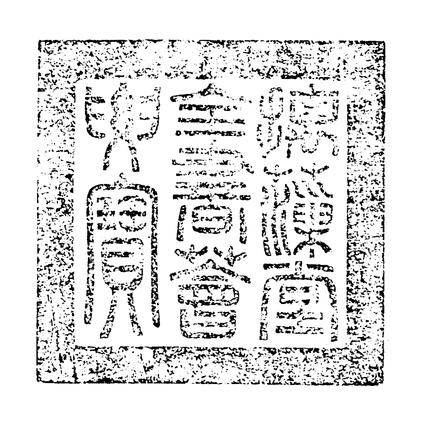
吕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為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得其職為可録爾故舉其官不繫其人



也



春秋集解卷十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